

粤客谈咸丰七年国耻

篠 园撰

距今八十一年，清咸丰七年丁巳（西历一八五七年）冬十一月十四日，两广总督叶名琛，以拒英人入城故，英人兴师，攻陷广州，名琛身为俘虏。是役之纪事，首见同月二十二日广州将军穆克德讷、广东巡抚柏贵、都统双禧、双龄、关监督恒祺、布政使江国霖、按察使周起滨等联衔奏报。（同年十二月尚有粤绅御史何璟、湖南巡抚骆秉章等先后奏报，均详咸丰朝「筹办夷务始末」卷十七。）次见无锡薛福成著「书汉阳叶相广州之变」一文（详「庸盦文集续编」卷下）。复次见「清史稿」邦交志及叶名琛本传。然或则官书，辄多掩饰；或则外省人笔记，语焉不详。从来信史，须求诸乡曲里巷之言，自以粤中父老见闻为真切。兹篇承粤友赠稿，据称三十年前得诸故老口述者。余以其大有关于信史，特为整理，作成有系统之记载，以实余杂记中，而仍题曰「粤客谈二云云者，示不敢掠美也。顾余捉笔草此篇时，种种感想，浮诸脑际。其一，耆英之回避责任以故酿祸胎。其二，名琛之昏庸骄蹇以激生事变。其三，外人入城，本无关轻重，清廷谕旨，一再为言，粤人狃于三元里之役（清道光二十一年，西历一八四一年），一时之排外热狂，未免过甚。其四，始强终馁，骤经暴力之压迫，不能支撑，御侮又复不彻底。其五，汉奸纷纭，为虎作伥。此皆民族对外之弱点。迄今国难严重，什佰于曩时，而谬种流传，犹觉八十年如一日，有若干事项，堪以印证者。是则最可哀而滋可惧也已。

溯自鸦片战争结束而后，道光二十二年（西历一八四二年）七月，和议告成，缔结江宁条约；约中之第二款，开放五口（广州、福州、厦门、宁波、上海）通商。于是上海、宁波各处，任听外人往来，毫无限制。惟粤民强悍，独严海客进城之禁。而英人之侨居城外互市者，又远在乾嘉之间。据闻雍正三年英人初来粤，载黑铅、番钱、羽缎、哆罗、哗叽诸物求互市，未几去，嗣后时有往来。迄嘉庆十四年，地方大吏，始明定互市章程。其时英人所居，名夷馆（与十三洋行比邻），咫尺城闉，不得逾越，夙引为憾。自二十三年，耆英（耆为签订江宁和约之首席全权）奉使入粤办理善后，英方即以为言。二十四年，耆调任粤督。翌年之夏，闽省又有准许进城之例，英方复申前议。而耆迄未许之。是年十月，届交还舟山之期，耆亲赴香港，与英方交涉，英方直以准许入城与交还舟山为互换条件，耆为之大窘。（案和约虽无准许明文，而自来成案，又无不准之例，不过粤人坚持之一种习惯，此案诚属棘手。）乃未几，有民人咆哮广州府署搜索英人一案，民气大张。英方不无持重，终允交还舟山，而入城暂从缓议，保留悬案，附著于换文之中，耆亦许之。二十六年之秋冬，及二十七年之新正，接连发生三事。其一，有英人二名，私行进城，被居

民殴伤，经官兵送出，未致毙命。其二，英人欲在洋行夷馆相距之中间墙上盖一天桥，俾从屋巅通过，居民出而阻止。其三，有英人多名，于某日赴佛山镇游览，镇民聚集多人，用石抛击，官兵救护，并未成伤。英方借是为词，开来火轮两艘、划艇三板二十余只，内装兵士千余名，尽逐沿海炮台守兵，毁其炮位，于二月十八日，直抵省河，湾泊十三行码头，其势汹汹，扬言须赴佛山镇自行捕捉凶手，并面见耆督，要约多款。而粤民方面，亦复愤不可遏，聚众数万，将谋抵抗。耆事前毫无防备，是夕集同官会议，一筹莫展。惟有革员黄恩彤（黄先为广东巡抚，不以民气嚣张为然，疏陈洋务，有「欲靖外侮，先防内变」之说。粤人诋其媚外，大不满之，屡被参劾。二十六年年终，因案褫职，交耆英差遣，故尚留粤中。赵长龄（赵为已革运司）者，耆之心腹，昔年随同办理和约倚任极专。乃密陈诸耆曰：「英人要约多款，若不尽许之，恐难拒其入城之请，不如尽许其他诸款，惟入城则缓以两年，此两年中公早内召，可置身事外矣。」耆然之。盖是时耆已拜协辨大学士之命，正谋晋京入阁办事也。次日，耆携同恩彤、长龄及潘仕成等，往晤英官。即许其要求重要诸款如租地建屋及拿办佛山镇滋事人等。至入城之期，则缓以两年。英人觉其一切就范，入城虽暂未办到，而已有确期，遂亦言归于好。其时名琛已任广东布政使，心不谓然，而事权不属，莫能可否。二十八年，耆即自请入觐，留京供职。果如黄、赵之计，及期得置身事外。不料天夺其魄，于后十年英人陷广州之役，检得督署档案，为之译，发觉耆当日之章奏，多掩饰不实，甚深恶之。是丧权媚外之夫，转为外人鄙视。彼时（咸丰八年）联军犯天津，争改约，耆方奉命随桂良、花沙纳赴津协议，甫抵津，求见英人，英人拒不见，未及候旨，踉跄回通州，为王大臣论劾，赐自尽。此耆英之结局也。至赵长龄正借二十七年之案，保举开复原官，洊至陕西山西巡抚，同治七年，始引疾归，而黄恩彤废弃终身，是又有幸有不幸者。

（二）

自黄恩彤因案落职，清廷即简徐广缙为广东巡抚。既而耆英内调，广缙坐升总督，名琛坐升巡抚。英人于二十八年五月间，即通告广缙，以明年二月二十一日为进城之期（此期为二十七年耆英换文中所约定）。广缙初即借词赖。其时英法在印度殖民地颇有争执，将开兵衅，不遑兼顾，用是搁者数月。迨是年年终，印局稍定，英人又来相黜。广缙不得已，于二十九年正月二十三日（其时距英人约定入城之期，正一月耳），携同督粮道柏贵、督标中军副将昆寿、洋务委员伍崇曜（伍为十三洋行行商之领袖）等，亲赴虎门，与英军司令官文翰交涉。（案其时英人既不许进城，故英官有事面商，亦不能在衙署相见，只可由总督以钦差大臣名义纡尊往就之，或在城外十三行行栈相见，或在远

处之虎门及香港相见，亦不定，耆英任内，即已如此。）文翰于他事均肯通融，惟入城之期，坚以践约为言，不肯放松。云此举中外具瞻，有关英国颜面，倘虑华人滋事，愿派军队帮助弹压。又云如广东不接受此项交涉，当开兵轮前赴天津，质问北京政府，便道至上海南京，查看入城情形。种种恫吓，其意不止扰京津，兼欲截漕运，势甚汹汹。广缙计无所出，亟以六百里加紧驰奏清廷请旨。原奏中有「拒之过峻，难免激成事端，若止在广东滋扰，尚可竭力捍御，倘移舟江浙，则柔脆之民，势难堪其蹂躏，且茫茫巨浸，到处可通，恐沿海难免风鹤之警。臣受恩深重，虽捐糜无所顾惜。惟值此经费支绌之时，再生枝节，上廑宵旰，为臣子者，稍有天良，何敢出此？……一载以来，往返文件，当面辩论，实已智尽能索，若再由臣相机妥办，则依从排解，两有所难，实在情形如此，并非敢稍存推诿也。总之进城一事，本系前督臣耆英与之定约甚坚，亦难怪其晓谕」等语。清廷旋亦降旨，准予英人进城。略谓「天朝抚驭外夷，总以信义相待，彼国既重提进城之说，该督若再三阻止，反失含容之度，自宜酌量日期，暂令入城瞻仰。」其时君臣两方惶怯之情，活现纸上，而或有人大为广缙夸张。云其赴虎门之先，往别名琛，相约磋议无效，即炮轰英舰，誓与俱烬。濒行且将总督关防相授，名琛先不允接，其父志诜（名琛父志诜其时确系迎养在粤抚署内）自屏后出，命名琛接之。广缙抵虎门，登英舰，英官邀之入舱，而坐随行之柏贵、昆寿二人于舱外。广缙为英官指陈利害，英官敦迫再四，终执不可，声色俱厉。柏昆二人恐事决裂，欲入卫广缙，侍者阻之。昆寿盛气相向，侍者为辟易，卒入舱。时广缙方在座上，屈指数英人罪状，英官频作逊谢态。昆寿乃掖广缙出，英官急趋送之。广缙不顾，登舆而去云云。说者之一幕喜剧，虎虎有生气，方之郭令公之单骑见回纥，与宋寇准澶渊之盟，不是过之，此未免戾于事实者。

然而此役确有转机，及期英人软化，此不系于广缙之折冲得宜，而实赖国民外交之力。在广缙方面，毋宁谓出之意外者。维时国民外交之武器，厥有两点，其一，集中御侮。其二，停止贸易。前者绅士许祥光主之。自正月二十七日广缙由虎门回城之日，深知交涉无望。急速号召城厢内外居民，家各出壮丁一人至二三人，挨户注册。募集经费，添设各街巷栅栏，购买军械，给予壮丁，从事训练，作种种战时准备。旬日之间，得款七十余万两（值今之百余万元），国民兵十万七千余人。后者，行商伍崇曜主之。由伍传集各行商之向与外洋贸易者，一律暂行歇业。所有外洋来货，概不为之销售。不特英国存货，不堪折阅。即法、美、西班牙等国，亦并受其影响，群咎英官之措施失当，致将货物开列清单，交英领颜吐礼收存，责令赔偿损失，英方为之大窘。而香港兵力，实仅有二千七百余人。裙带路（香港附近之地名）一带土匪众多，伺隙思

逞。港兵一有移动，后路尤为可虑。许、伍等以粤绅名义，正式送达公函于英军司令官文翰，陈说利害，洋洋数千言，其中握要语，有云「二十一年之结怨构兵，贵国有激而成，所关者大，实出于不得已。今为此小节而轻动干戈，若止以现在香港二三千之众，而抗全城数百万之人，则众寡不敌。若遽调各港之兵，且科众商之饷，则因小失大，虽愚者亦不肯为。况匪徒覬覦已久，动借公愤为名，万一酿成焚烧洋楼之事，殃及各国远人，玉石不分，咎将谁诿？甚或变生肘腋，至有黄竹岐、赤柱之事，皆在意中也。如以为他处滋扰，可以挟制广东，准其入城。不知城在广东，万民不愿，无论在何处千方百计，而广东之百姓，总断不能行也。」其词斩钉截铁。且将恫吓之点为之道破。英方伎俩，已无可施。是以文翰原定四月十三日驾驶兵舰，开进省河，相机进城，临时中止。并于十四日张贴告示，晓谕英商，谓现已罢议进城，大家安心贸易。又登载报章，遍告各国，仍求照旧通商。一面照会广缙，请求谕知行商，早日复业，饬属切实保护洋商。于是一场风波顿归平息。英人变计如是之速者，纯持国民外交之力为多。而广缙探悉民隐，又亟亟具奏清廷，谓进城之议，万不能从，至再至三言之，若天花乱坠，不顾其前言之自相矛盾，最为可笑。且云人民及行商等计画，皆彼之指示，尤属贪叨无耻。清道光帝，人本浑厚，以喜讯之出于意外，遂不加察，大为赞许。朱批有云：「远胜十万之师，皆卿胸中之锦绣，韩国之良谋，嘉悦之怀，笔难尽述」，寻又明降谕旨，褒扬备至，并及名琛。锡封广缙子爵，名琛男爵。有清一代，以樽俎之劳，荣膺五等，如彼二人遭际之盛者，罕有其匹也。

（三）

其时有一事足称道者，为能严办汉奸。先有知府麦庆培，勾串外人，暗通消息，为广缙奏革，发配新疆。继又有民人李象经，与外人通信，为之画策，希图进用，又为名琛执而置诸大辟。此外千总应惠滂，亦因交结外人，立遭严谴。用是流氓地痞之属，均有惮而不敢为。不若晚近之螭魅横行，无人敢执纪纲以相裁制。是则江河日下，不胜忧愤者也。

英人虽一时屈伏，终不甘心。而对于广缙之渐露骄盈，尤为不满。先是文翰于罢议入城之后，仍求来省赴署晋谒广缙。广缙以既不许其入城，即未便容之到署，因订在城外十三行伍家仁信栈接见。届时文翰不来，命领事来，广缙又不见之，只遣委员接待，领事悻悻而去。文翰以前任约言，及于己身，被人撕毁，有辱使命，丛谤在躬，备极愤懑。因而向其政府尽量挑拨，谓广缙无礼，危害邦交，不当认为交涉之对象。于是由英政府以首相名义，致书穆彰阿、耆英辩论种种，书末并云拟简派大员径赴北京面议，该书则备有两分，时正穆相当国，耆英备位大学士也。自英伦寄至香港，已在道光三十年之春。文翰更

自备致耆英公文一角，驾驶兵舰开赴上海，晤苏松太道，先要求江督陆建瀛为之代递。陆已允之。继又驶赴天津，以无带水，不能入港。即令舌人麦华陀（英人），乘坐三板驶入。彼时五口通商，天津不在内。按约大沽海口不许外人任意出入也。守兵严拒之，而麦不受，几致决裂，终准其入口。由天津镇道（按是时天津镇为双锐、天津道为钱忻和）派员晤之。询其来意，仍系投文。答称前此在上海所投之文，业经陆督代递，穆耆亦有文致陆督，声言各有职司，朝中大员，无与外国使臣通信之例，未便作覆，仍嘱其回粤与徐督交涉。英人以闯进天津，初非约许，几经辩论，亦即折回，于是年五月扬帆南返。而清廷谈虎色变，已羽书络绎，通令沿江海督抚严密筹防矣。

越二年，广缙调督两湖。名琛即升署总督，寻且实授。其时名琛年才三十二三（案有清一代青年督抚，以田兴恕二十四岁任贵州巡抚为最少，但田以提督兼署，出身武人，若文吏，则名琛与辛亥革命时之粤督张鸣岐，均以三十内外任督抚者也），志锐气盛。既以偕广缙拒英人入城事，邀清廷殊眷，益自负，好大言，动谓外人畏缩不足虑，其馥外骄倨之态，数倍于广缙。先是广缙虽不许外国使领到城内督署晤见，而本人时常纡尊至城外见之，即远莅虎门亦不辞，而名琛直不见。（有说名琛非不愿见，但来见者必要求在督署，而名琛不许，仅声言允在城外，亦不谋设法疏通，故彼等终亦不来。）以文书来，则于牒尾批数字答之，或竟不答。憾之者不独英人，如法如美，同深忿恚。时太平军正得势，清室岌岌可危。英人既不得志于名琛，则移其目光，以注视北京政府。会法美两约有十二年后修约之条，英约本无之，而英人即执最惠国条款之义，纠合法美，于咸丰四年（案美约定于道光二十四年七月，法约定于道光二十四年十月，均未到十二年之期，惟英约确已满十二年矣），连檣北上。盖与法美偕，则利益均霑之说，有词可借，而声势益形浩大。其后抵天津者，虽仅英美两使，法使因中途破舟，迟延未到，仅遣一委员来，声明与英美一致行动。清廷派崇纶接见，虚与委蛇。英美两使提出修约各条，仍令回南与名琛接洽。时粤省三点会首东莞人何六等，在粤倡乱，省垣戒严。名琛以军务倥偬，无暇兼顾，各国公使来文，覆从缓议。方乱之殷也，贼分水陆三路先陷佛山镇，进迫省垣，势张甚。属吏有请借外兵助剿者，名琛怒斥之。沈棣华时为肇罗道，以平贼自任。激励各乡民团，努力捍御。棣华不习水，则以巨纆系身桅上，指挥督战，其勇敢至今为人称道。年余事平。棣华录在事官绅出力者，请奖叙。名琛病恩非己出也，却之。棣华愤甚，疽发背而卒，军民由是解体。名琛自以此次平贼，并未假外力，益骄肆，视外人不足当其一盼，而穷治贼党，株连甚众。贼之黠者，逃之香港，怱怱英人攻广州。祸机遂隐伏于此矣。

（四）

十九世纪中叶，民智未开，迷信之风最盛。六年三月，佛山雨雪，群讶为不祥。七月，海上大风，三日夜不息，六榕寺塔被吹圮。塔建自唐代，俗人相传谓以镇海外诸夷者。自是遂奔走相告，谓省垣不日定有夷祸发生。果也，于九月中旬，有划艇名「阿罗」者，悬英国旗，私运烟土，驶入省河，巡河千总梁国定入艇搜之，验其篙师榜人，皆逸匪也，繫十三人以归，并以其船所悬之英旗为假冒，拔而弃之。据闻「阿罗」先日虽曾在英领事署注册，认为英船，俗名鬼划，然注册期满，经过十阅月，自不当以英船看待。维时英领事巴夏礼，坚持华官不当擅入英船捕人之约，且以毁旗为大辱，索还所获十三人。时获犯方受讯，讯实者七人，未得供者六人，名琛命先以六人还之，告以七人实积匪，供证确凿，不当还。巴固执不允。名琛谓此小事，不足深较，使县丞某持照会并解七人往。巴弗受，云须以梁国定往，保证以后再无此事（案即道歉之意），且此案须由彼代为定讞。某覆命，名琛曰：「姑置之，必事事如其所请，彼愈无厌矣。」迄二十三日，忽遣翻译来促，限四十八小时不如约者，当进兵攻城。名琛笑置不理，亦无戒备。时柏贵洊升巡抚，入京陛见，名琛兼署抚篆。清代故事，武乡试以巡抚为考官，正届试期。二十五日，名琛方赴校场试马射。忽闻炮声自东来，有顷，报英舰入夺猎德中流炮台矣。司道镇协相顾错愕，急入告。名琛笑曰：「乌有是，日昃彼自走耳」。下令省河水师各船勿与战。薄暮炮声果止，英海军司令，率战舰三艘、划艇十数只，泊十三行。诘旦，炮声复作。敌分趋凤凰冈东安西固等炮台，台上守兵，以总督有命不许应战也，相率弃台去。名琛尚从容欲毕试事，府县固清中止，遂罢试。二十七日，海珠炮台，相继失守。名琛虽大言，然中实惶怯。时城内外团勇集者二万余人，愤欲一战，名琛持不可，广州守吴昌寿长跪请发兵，亦不应。昌寿愤极，取架上令箭，亟趋出，欲矫命宣战，名琛躬起追之，及诸门，夺令箭而归，由是民间切齿名琛矣。二十九日，英船及海珠两处，同时发炮，轰击督署（其时之粤督署，本在外城）。属吏某，冒死入见，请避地，名琛危坐中堂，手「四元玉鉴」一册。流弹飞越隔院墙外不为动。某至，笑而遣之。日暮，炮暂止。布政司江国霖、粮道张百揆，亦以避居请，仍不可，曰家君（指其父志诰也）尚无迁意，我何可独避？国霖等不敢复言。翌日午后，炮又作。督署西偏事厅及月台，均被击毁。又纵火焚靖海门民居，火及城楼，中夜照耀如白昼。司道复固请迁避，不得已许之。人定后，舁行李出署，用夫役数百人。炮声止，地方官始出救火，达旦方息。

十月朔，名琛进老城（案即内城），诣孔庙行香（清吏老例每逢朔望外出行香），遂入居巡抚署。伍崇曜晋謁，述英人愿和意，请委员同往洽商。乃派雷州守蒋某偕行，晤英领事巴夏礼，议良久，不得要领而散。巴童年来中土

，能华语。耆英与英人定约时，巴甫弱冠，即参预樽俎，力请与耆交欢，耆故悦之（有说录为义子，此未必确）。要之，巴于中土人情，揣摩纯熟，一切窍要，均能洞悉，故英所攫得之权利，较他国为独多，巴之力也。是日日中，炮声又大作，城垣崩二丈许，守城官督标中军副将凌芳阵亡，军遂溃。大埔团勇入援，巷战互有杀伤，团皆用土枪，力不敌，久之亦退，然已斩馘敌兵数十人。敌将入督署，周视而去。焚靖海五仙两门时，居民救火，被击毙不少。时敌兵实不足二千人，入城者闻仅二三百耳。初二至初六等日，炮轰城如故。初七日，更分五路进攻，炸弹落地，巨者八十余斤，然入夜必休止。连日伍崇曜偕诸官绅与巴夏礼磋商和议多次，迄无头绪。巴曾议及与总督相见礼节，又请于城外择公所为议场，请总督亲临。崇曜以告江国霖，国霖谓此尽可行，乃入白名琛，名琛不可。国霖曰：「彼但以燕见为请，固自无伤国体，许之必可止兵，何所惮而不为？」名琛怫然曰：「夷情诡譎，至于此极，君尚以所言为可信耶，若相见而遭挫辱，后事益不可为矣。」国霖无以对，此议遂寝。其后炮攻即昼夜不息。夫仅一相见，犹虑遭挫辱，孰知后来挫辱乃千万倍于此耶，此则百思不得其故矣。

（五）

十一月朔，有舌人吴某来告，明日有英船两艘入省河鸡鸭濠（地名）携其公使照会送来，船插白旗，示无战意，请派员往见。名琛派南海县丞许文深往，两船白旗，果如其言，英官来者为威妥玛，其一则法船也，船长为卑某。威等与许以礼相见。将照会交付后，启碇而去。前此进攻者惟英人，至此法人又加入。照会中要求四事：一、入城与总督相见，二、索河南地辟作租界，三、赔偿被毁洋房及货物，四、从速回复通商状况，语颇傲慢。名琛答以通商而外，概不能从。初三日以后，英法两国兵船，陆续入省河，在河南登岸，夺民房以居，开始成联军之势。近河居民，纷纷惊窜。官绅入谒告急，名琛仍从容如平常。曰：「彼何能为，不过以虚声恫吓我耳。张同云在彼，动静我先知之，彼势已穷蹙。」同云者亦舌人，名琛所倚任，赖以诮敌。其实同云受敌厚赂，转刺取名琛动作报敌，而所告名琛者，皆诳语也。众皆言其叵测，宜逐之，名琛不之听，日后全局终败于同云之手。司道于英法联军到后，环恳增兵或召集民团均不许。固请，即愤然曰：「谁增兵，谁给饷，尔等可少安，过半月后，定无事矣。」此盖扶乩语也。先是某巨公以理学负时望，恒谓粤民不可用，且云当大事，宜澹定，名琛夙敬其人，又扶乩祈签亦与某公言合，故信之益坚。或曰，扶乩者正阴受敌贿，乩语皆敌教之。而新闻纸更伪造英兵在印度孟喀喇等处战败，无力兼顾远东。名琛更信之不疑，致以是形诸奏牍，（案是时清廷上谕反有云：所称该国有孟喀喇等国与之构衅，不能添兵来援，无论传闻

未可尽信，即是实有其事，而事平之后，岂不虑其称兵报复。从前林则徐误听人言，谓英吉利无能为役，不妨慑以兵威，致开衅端，迨定海失后，即束手无策，前车之鉴，不可不知等语。足见当国者之尚能重视外患，识解较胜名琛一筹。绝不悟为被给也。十一月朔以后，炮日夜发，无已时，弹所及，辄火起，府县出示令居民去蓬厂，毋蓄引火物，多储水以备。十八日夜，炮未发，西关忽起火，焚美、法两国人寓舍几尽。次日午后，延及英人所居，风劲火炽，亦悉烬之。昔所称十三洋行者，至是成为焦土矣。各外侨失所居，乃以船为家，颇疑火起由居民所为，于是遣兵登岸，焚西濠沿河民居店肆亦数千家以报。然自是日后，敌兵在陆地者，悉退屯海珠（案海珠在珠江之江心），不复攻城矣。二十六日，诸船又退泊大黄滗，陆战队则屯于滗旁之车歪炮台。阅时约五易月，烽烟顿息，在休战状态中。闻尔时英国政情，恰生变化，首相巴麦尊，借口于「阿罗」号事件，指为侮辱国旗，架设大题目，以鼓动人心，主战最力，谓非对此「野蛮人」大施挞伐不可。上院名流，虽有反对，但占少数。惟下院之非战论者，竟制（占）十七名之多数。巴氏不得已，解散议会，诉诸舆论，行新选举，果得主战派多数，而巴氏之方针乃得实行。休战数月其原因即在此。彼昏懵之名琛，乌从知之，且以为英人悔罪敛迹，其时正有防御英夷获胜等章折，联翩而上，且云英国主实厌兵（首相巴氏正激昂主战励行举国一致之时，而彼独云英国主厌兵，显受奸人蒙蔽，可哂实可怜也），粤事皆新使额罗金所为，臣始终坚持，彼势穷终当帖服。清廷虽累戒勿轻视，然以其自信力甚足，姑亦从而褒勉之。孰料此密云不雨之中，正英法两方，加紧合以谋我。是年法国有传教士数名，在广西某县被戕害，法人以保侨为名，方开严重谈判，名琛无以应，法人正愤甚。英人从旁挑拨，故连鸡之势遂成。此不特肇七年之变，即十年联军破京津，城下之盟，种种奇耻大辱，亦于此时导之先路也。呜呼，昏庸误国，岂胜痛哉。

（六）

七年五月，战事复作。黄总兵开广以师船及红单船百余艘，与敌战于三山而败，敌追至佛山镇。旋敌攻东莞，董总兵开庆御之亦败。然均非大规模之战争。大黄滗敌船，寻且退至虎门。粤人莫明其故。迨九月大队英兵复至，法美兵皆从。十月，新美使求见，投递国书，闻其意在调解，而名琛拒见之。美使之意，无由得达。迨十一月十一日夜漏四鼓，谍者忽奔报谓敌部署已定，即日将进攻。十二日，伍崇曜告许文深，谓此时两军相持，宜遣绅商借议约为名，赴船刺探。文深据以上白，名琛震怒，急令督粮道王增谦，传谕官绅士庶，有敢赴敌船者，以通敌论，治以军法，于是敌情益懵然。已而英法联衔照会至，通告督抚将军都统，云十三日开炮攻城，官民人等，悉当远避九十里外。

城外遍张告示，所言略同。十三日黎明，炮声果大作，如百万雷霆，硝烟四塞。名琛走粤华书院。敌军焚双门底拱北楼，楼上藏元代刻漏仪器及官书板片甚伙，付诸一炬。千总邓安邦，以东勇千人，冒死血战，杀伤相当，孤军无援，势遂不支。日暮，东固炮台陷，敌登台移炮，自东击西，全城鼎沸。独北门炮台为副将来存驻守，敌众来犯，来存手发巨炮，殪数百人，法将卑某，即死于役。敌稍却，炮声止，方谋乘胜追逐，忽报敌兵已越小北门城墙入矣。遥望观音山顶，已竖三红旗，时敌军尚未至，盖通敌者为之也。名琛方在粤华书院，至是始信城果陷。调潮勇攻观音山，悬赏万金，潮勇甫入城，敌亟下山，趋莲塘街，潮勇迎战，敌又走上山，就土炮台，移炮内向，潮勇仰攻，多死者，遂溃散。名琛益震栗，无所为计。十四日，全城陷敌手。巡抚柏贵檄伍崇曜梁纶枢赴敌议和。十五日，将军穆克登讷，传令西北城竖白旗，开西门，任居民迁徙。佐领巴兰布者，素谄事巴夏礼，与联宗（此真可笑而无耻之尤也），往来最亲密。故城陷后，旗下街独无扰。巴兰布方以此矜功，而粤民衔之刺骨。将军与巡抚会衔出示，极言和议之利，此示未列总督衔，以敌意专仇总督故也。伍崇曜将往敌营，谒名琛请示机宜，名琛犹以断不许入城语之。崇曜至英船晤额尔金，额辞不见，命威妥玛巴夏礼出见之，译者张同云、李小春。往返数四，和议不得要领。敌索名琛急，十八日府县入见，请移居，乃以夜中移左翼副都统署，或白不可，宜之僻地，名琛尚言过二十五日必无事，仍乱语也。二十一日，敌入藩库，劫银二十万去。抵南海县署，启狱门，释系囚，令分途前导，寻总督所匿处，初入将军署，劫将军穆克登讷。巡抚柏贵，方在客坐议事，亦并劫之，同至观音山。途遇巡捕官张树藩，令从往。旋入左翼署，得副都统双禧，双年七十，老且病，强曳之行。已出门，敌兵有复入者，遇名琛于八角亭芭蕉树下，簇护登舆，上观音山。午后，敌送双禧归。薄暮挟名琛出东城，拘之船上。从行者三人，老巡捕蓝璜，家丁许庆、胡顺也。

二十二日崇曜等上山，以巡抚回署为请。是日将军巡抚领衔劾名琛。二十四日，巡捕张钊传柏谕，定明日偕英法官下山回署，令各官盛服将事，且多备舆马。二十五日，敌军全队下山，鼓乐前导，英法官肩舆前行，巡抚将军殿后。抵抚署，英统帅先入，反降阶迎柏贵，延之上座，自居主位。巡抚在署中，以劲卒数百人逻守之。布政司江国霖、按察司周起滨以巡抚陷敌中，失自由，移居城外，图恢复。道员蔡振武，夙以才辩自诩，颇得外人欢。此时奉柏贵命，专办议和事。十二月七日，敌与振武议巡视城厢，择要驻兵。振武饬南海令华廷杰、番禺令李福泰为前导。廷杰等有难色。福泰言身作朝廷命吏，为夷酋前驱，何颜对百姓？振武曰：「此何时，尚讲气节，想名入清史耶？」廷杰愤曰：「名入清史，公且不能，我辈更何足道。」振武用是深恚廷杰，几罹不

测。是时城坊告示林立，皆敌为政，巡抚等画诺而已。衙书大清国某官大英国某官大法国某官会同出示。大旨云中外一家，业经和好，不得再滋事端，嗣后不准再称外人为番鬼，遇有下乡，应以礼接待各等语。某日，忽有巡抚单衔示谕，禁乡民团练，违者以叛逆论，官绅均为之夺气。柏贵曾面请英使开议和条款。英使嘲之曰：「此自待北京钦使来，尔何人，敢当此大事耶？」柏无言，但面赤而已。

八年正月初四日，蓝璜自英船来，持名琛手书。云将赴海外，请备衣服食物及「吕祖经」一册，募一厨役、一剃发匠，购米二十石，兑洋银千两以往。初九日发香港。十五日至新加坡。十七日至印度孟喀喇。二月初登岸，住河边炮台。三月二十五日，移大里恩寺花园，居楼上。楼名镇海楼。名琛日惟早起诵「吕祖经」而已。（案名琛有镇海楼七律诗一首，起联「镇海楼头月色寒，客星偏照将星单」，余忘之矣。）间为人作书画，自署海上苏武。七月十六日地震，众请下楼避之，震止，复登楼。有丰顺人金子达、嘉应人刘裕寿，久商印度，时往存问。九年正月二十二日，蓝璜病故，葬华人义塚。二月二十日，名琛亦病，医治无效，病中迄无言语，三月七日午，忽问见电光乎？家丁对曰：「无之。」是日酉刻，气遂绝。英官来视敛，注以水银，盛之铁棺。先欲丛葬义塚，金子达力向英官争之，乃止。初八日，移其棺至十里外之它兰它拉地方，制松木箱为之槨。四月十四日运抵珠江金花庙江岸。照会巡抚，附缴箱笼衣物及银三千两。银为伍崇曜赠寄，尚未用也。二十五日，华廷杰为启棺改敛，尸覆棺中，扶出皮肉未脱，面目犹可辨也。方广州城陷时，有传李福泰阵亡者。妻朱氏，命一妾携子女出走，已入室自经死。福泰实生存，后官至广东巡抚。此役殉难者，又惟朱夫人一人而已。因附记之。